

末 名 湖 的 水 圈

◎ 刘明银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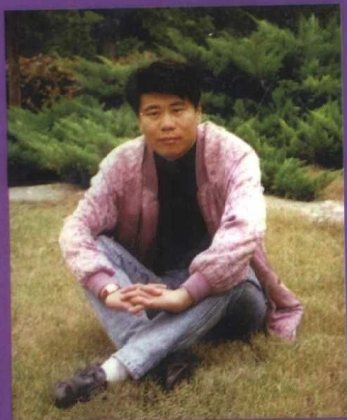
中国电影出版社



本名湖 的

水
圈

◎ 刘明银 著



刘明银 1967年出生
于山东一块不长文化
的地方，草羊一只，
遍野觅食，方捡得一
条命。做会计总是赔
账，去教书又被学生
造反，干报纸错字满
篇，侍弄电视镜头一
拍就歪，稀里糊涂念
到硕士，连滚带爬闯
进北大。在人们不需
要文学的时候来做文
学，可谓不识时务至
极。

来各湖，北新学的心湖，中国思想家的圣湖。

有人说来各湖是燕国的眼睛，四周的小山丘是它的眼睑，银杏树，白皮松、垂柳之类叫出名字来的树木组成眼帘，藤萝缠绕的绿瓦和明瓦则是它的秀丽的眉毛，一汪清绿碧的湖水是灵动的眼波，荡漾的波纹是从燕国的心泉深处涌进出来的学术的火花。一个聪明的学人，看一湖来各湖的波纹有多美，就知道中国的学术气氛有多热烈。

噢，来各湖，梦的家园，爱的天堂。

第 一 章

桑在原从来没像今天这样感到自己更像一个真正的记者。

他一进法庭的门，就从摄像师马龙手中接过摄像机，扛在自己肩上，往审判台走的过程中，人们的目光就逐渐聚集在他的身上。他知道人们是在看摄像机，同时也在看他，他挺直胸脯，目视前方，高昂着头，新买的金利莱领带和法国进口的西装让他充满了自信，新吹过的头发比进演播室还要庄重。眼睛的余光告诉他，在场的女生对他的出现报以极大的兴趣，比案件本身并不逊色。他很得意。她们可是北京大学的女生啊！

“肃静，肃静！现在开庭。”

一听审判长就是一个煞有介事的人，昨天桑在原为了采访在电话里与他交涉了好长时间才得到允许，动不动就拿什么审判纪律、法庭审判严禁新闻采访之类的话唬人，摄像机一出现，他不照样刮目相看？

“北京大学计算机系硕士研究生张力状告北京大学计算机系硕士研究生文珊珊一案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今天在这里开

庭。”

说到两次“北京大学计算机系硕士研究生”的时候，听众席上已引起一阵轻微的骚动，桑在原也觉得有点不平常，尽管他已经知道是两个北京大学的硕士在打官司，可是这样把两个人的身份放在一起介绍，还是让他感到一种特别。也许这是法庭有意安排的吧。

“原告张力和委托人来了没有？”

明明看见原告和被告都坐在自己的位置上，可是还要履行这样的程序，这大概在世界任何国家都是一样的，似乎不这样就不足以体现法律的尊严。

“来了。”

张力从原告席上站起来，向审判长、审判员和书记员致意。

“来了。”

张力的辩护律师米玉杰也站起来，对听众和审判长点头表示问候。同时自我介绍道：“我是北京大学法律系的博士生，现在挂靠在北京光大律师事务所，我自愿为张力出任辩护律师。”说完与张力紧挨着在原告席上坐下。

“被告文珊珊和委托人来了没有？”

“我本人在这里。我不要委托人，我委托我自己为我自己辩护。”

文珊珊的话让全场的人都把目光投向她，而她没有一点紧张感，很坦然地坐回到被告的位置上，一个人孤零零地坐着，与对面的张力和米玉杰两人对峙。她好像并不感到孤单，比张力和米玉杰更有自信。

听众席上有人在小声嘀咕：“现在的女孩可真了不得，连一点廉耻都没有了。”

“在功名利禄面前，同窗好友又算得了什么？”

“不管你多有才华，可你总得讲点道德吧！”

桑在原扛着摄像机在法庭上转来转去地拍。在张力和文珊珊面前，他摆足了摄像师的架势，分别给了她们两个好长时间的特写镜头，实际上他是在通过镜头看这两个北大的女硕士。都说北大的女生因为才华太高相貌变丑了，可是张力和文珊珊一个比一个漂亮。张力戴着一副眼镜，文文静静的，圆圆的脸，短短的头发，给人一种机灵、清秀的感觉。文珊珊一头长长的披肩发，瓜子型的脸，太大的眼睛，射出逼人的光芒。穿着一件非常惹眼的米黄色上衣，衬出丰满的胸脯。不时用手往后撩着头发，很动人的样子。

桑在原来以前就设想，这两个打官司的女孩会不会长得很漂亮，我会不会因为这次采访而有一场艳遇？没有个贴心的女孩，日子真难过。看见张力和文珊珊，桑在原对这次采访的热情更高了。这样漂亮的女孩，又是这样离奇的案子，节目一定能做得好看。要是能跟两个女孩中的一个套上近乎，那这次采访就更有意义了。两个人中选哪一个呢？张力与米玉杰老是交头接耳地说话，好像关系不一般，平白无故地会自愿替人做律师？等一会儿一定要采访一下米玉杰，想个刁钻的问题难为他一下。文珊珊这边一个人，她老是一副咄咄逼人的样子。有些恋爱指南上说，越是看起来清高傲慢的女孩内心越是脆弱，越是希望有男孩接近她，文珊珊会不会是这样？可也真有她的，连个律师都不请，不会是请不起吧？怎么没有人自愿为她做律师？凭她的姿色和学历，恐怕周围应该有一个连的小伙子为她鞍前马后地跑才合乎常理呀！

要是仅凭印象，我希望文珊珊能赢这场官司。桑在原这么想着，不觉心里好笑。他已经把镜头对着文珊珊好几分钟

了，推了一个大特写，连文珊珊的汗毛孔和唇沟都看得非常清楚。文珊珊的嘴唇涂得通红，牙齿洁白，长长的脖子上戴着一个金项链，胸脯丰满得不像她这个年龄的女孩，领口敞得也很开放，已经隐约可见乳沟了。桑在原看到这里不禁心里一颤，摄像机也就抖了一下。我才离开学校两三年，女生们已经这样大胆了，真是江河日下，一泻千里。我要是再回到学校，说不定就与她们有代沟了。

不过文珊珊确实漂亮！

走得太远了！桑在原赶紧把镜头摇到别处，拍了一个全景。他这才发现来旁听的人真多，听众席坐得满满的，走道上也被人挤得没有一点空间了，女生很多。人们对这桩案子真有兴趣。也难怪，全国首例嘛。

“现在由原告进行法庭陈述。时间 10 分钟。”

米玉杰代表张力发言。他头发梳得很亮，西服笔挺，一条红色的领带很规范地垂在胸前，一点不像人们想象中迂腐的博士生。

“审判长、审判员，我受张力委托，代表她在庄严的法庭上起诉文珊珊利用 E-MAIL 电子信箱冒张力之名撤销了张力赴美留学的奖学金。我先简单介绍一下事情的经过。张力今年……也就是 1995 年……1 月份参加了 GRE 考试，成绩是 2300 分，8 月 5 日收到了哈佛大学的奖学金授予通知，每年 18000 美元。她开始办理各种手续，准备明年春天去美国留学。可是 8 月 12 日，张力打开电子信箱时，发现了哈佛给她的通知，哈佛同意她自行取消奖学金的申请，并为他们不能录取一个优秀的中国学生感到遗憾。张力大吃一惊，完全被弄糊涂了，她自己撤销她梦寐以求的美国奖学金，这简直是天大的笑话！肯定是有人捣鬼，想陷害她。那么谁能够用

电子信箱做这样伤天害理的事情呢？只有能打开电子信箱的人才会有这种可能。知道她的电子信箱密码的人只有两个，除张力外，还有一个就是文珊珊，所以……”

听众席上一片唏嘘声。审判长操着长而粗的嗓音叫了一声：“请安静！”

文珊珊则很平静地坐在米玉杰和张力的对面，似乎对米玉杰的话无动于衷。

“张力和文珊珊是本科四年的同班同学，现在又一同念硕士，一个宿舍，一个实验室，共同使用一台计算机，计算机的密码和电子信箱的密码只有她们两个人知道，张力不会撤销自己的奖学金，那么事情就非常明显，这是一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推理，是文珊珊以张力的名义撤销了奖学金。除这样一个简单的推理外，文珊珊具备作案的心理动机。她与张力一起参加GRE学习班，一同参加今年1月份的考试，她只考了2040分，刚够申请留学的资格。她与张力一同申请了美国的几所大学，没有一所大学来信给她提供奖学金。一向嫉妒成性的文珊珊就再次妒火中烧……”

“抗议！这完全是侮辱人格！”文珊珊在对面无法保持冷静了，用义愤的眼光看着审判长。

“被告注意，讲话时要举手申请，法庭同意才可以讲话。”审判长又转向米玉杰，“请原告委托人不要使用侮辱性的语言，不要讲述与本案无关的事情。你还有3分钟。”

“文珊珊的心理动机很清楚，我申请不到奖学金，我也不能让你把奖学金拿到手，你凭什么就比我强？从张力收到奖学金到被撤销，只有一个星期的时间，而这段时间又正值暑假期间，实验室很少有人去，张力自己去过两次，文珊珊这一周内一直在实验室里，而且一直在使用计算机。所以事

情就更加明白，除了文珊珊作案以外，没有其他可能。我代表原告张力，起诉文珊珊犯有侵权和剽窃罪，赔偿所有经济损失。请法官以事实和推理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明察本案。完了，谢谢大家。”

听众席上又是一阵骚动。

桑在原已经把摄像机让给了马龙，他坐在听众席上不时记几笔。他密切注意张力和文珊珊的表情。张力似乎是感到委屈和沮丧，米玉杰慷慨陈词地讲，她时而摆弄一下自己的材料，时而看一看审判长，她好像是把希望都寄托在审判长的判决上了。文珊珊则表情坦然，一点不像个被告，对米玉杰的一些带有明显的侮辱性的词也表现得十分大度。这样漂亮的一个女孩，不会干这么愚蠢的事吧？

轮到文珊珊作法庭陈述的时候，她不慌不忙地站起来，说道：“我能否先问审判长一个问题？”

“只要是与本案有关的。”审判长说。

“您知道刚才这位信口雌黄的大律师米玉杰与张力是什么关系吗？”

“他们的关系与本案有关吗？”

“岂止有关，他们俩的关系是这个案件发生的根本原因。”

听众席上鸦雀无声。桑在原竖起耳朵听文珊珊的惊人之语。

“米玉杰是张力的男朋友，或者叫做未婚夫……”

“抗议！此事与本案无关。”

米玉杰向审判长举手，张力则漠然地看了看文珊珊，又求救似地看着米玉杰。

“请听被告陈述。抗议无效。”

“……当一对恋人一同申请出国，女的成功了，男的需要

成功，男的怕女的把自己甩掉，男的会怎么办？”

“请被告注意，不要讲与本案无关的事情。”审判长制止文珊珊的话。

“……如果是一个很有心胸的男人，他会积极支持女的先出国，可是如果是一个狭隘的男人，他可能会拼命留住女的，与他一起在国内，甚至逼她与他先结婚再出国，或者干脆就不让女的出国了，他又找不出正当的理由阻止女的，怎么办？只好背地里做手脚，表面上对女的爱得死去活来，可是背后却对女的捅刀子。张力的这位未婚夫兼大律师米玉杰正是这么干的。”

“抗议！纯属造谣！”米玉杰气愤地站起来，张力则惊讶地瞪大了眼睛看着米玉杰，米玉杰急得又摇头又摆手。

听众席上哗然。桑在原指挥着摄像师，把现场的反映全都拍下来了。他暗地里高兴，案子越复杂，故事就会越精彩，节目就能做得有戏。

“抗议无效。请被告接着陈述事情经过。”

“我是与张力一起参加了 GRE 考试，米玉杰也参加了，他连 2000 分都没有过，根本不能申请出国留学。而张力得到了哈佛的奖学金，米玉杰心理上很不平衡，他感到在张力面前矮了一截，极有可能被张力抛下，一个人留在国内，苦心追求了好几年的女孩可能就要保不住，于是他就动了心思，偷偷地以张力的名义给哈佛发了张力自动取消奖学金的申请，好让张力与他一同待在国内，与他结婚。可悲的是张力还完全蒙在鼓里，竟然怀疑到我的头上。我本不愿到法庭上来与他们当庭对质，这样米玉杰会难堪，张力也会更伤心，可是既然他们要走这一步，我也没有办法。他们对我的诬陷对我的名誉造成极坏的影响，他们要赔偿我的精神损失。”

“请被告出示米玉杰作案的证据。”

“我与米玉杰一样没有现场的证据，我也同样提供推理的证据。米玉杰刚才说知道计算机和电子信箱密码的只有我和张力，这是一个严重歪曲事实的说法，有一个人不但知道密码，还用那台计算机发过E-MAIL与美国的大学联系留学的事情。这个人不是别人，就是米玉杰！”

“无稽之谈！我根本不知道什么密码。”米玉杰气愤地叫起来。

“米玉杰你也太健忘了，一年前的一个晚上，你得知密码后，当时就给哈佛和德克萨斯州发了E-MAIL，这样的事实你难道还想抵赖吗？”

张力听呆了，她瞪大了眼睛看着米玉杰。一年前？那时候米玉杰在干什么？他怎么能在她们的实验室发E-MAIL？

米玉杰被文珊珊的证词弄得晕头转向。他顾不得律师的斯文和体面，气愤地质问文珊珊：“天大的笑话，我怎么会知道你们的密码？”

文珊珊却低下头，沉默了。

“请被告陈述事实证据或者推理依据。”

文珊珊又沉默了一会儿，突然猛地抬起头直视着米玉杰，近乎吼叫一样地嚷道：“米玉杰你别再做伪君子了，你难道真忘了你怎么知道的密码了吗？是我亲口告诉你的，你当着我的面发的E-MAIL。你是个大骗子，你用甜言蜜语欺骗了我，现在又来欺骗张力，你是个感情的大骗子，你是个伪君子！”

法庭上乱起来，听众在议论。

“冷静，被告要冷静。这里是法庭，不是吵架的地方。”审判长在维持秩序。

桑在原与马龙紧张地拍着，这样的场面不是任何一个记者都能碰得上。谁碰上就是谁的幸运。

听众席上仍在议论纷纷。

张力抱着头呜呜地哭起来。米玉杰像是在安慰她，咬着她的耳朵不住地说着什么，可是张力一个劲地摇头，不听他的。

文珊珊在发泄了一通之后安静地坐着。

审判长和审判员凑在一起叽咕了一会儿，审判长坐正以后，威严地说：“鉴于当事人双方都没有事实根据，又涉及到感情问题，本案暂时休庭，等有了新的证据以后，重新开庭，开庭时间另行通知。”

人们开始往外走。米玉杰决没想到会是这种结果，他本想在法庭上好好收拾一下文珊珊，可是谁知自己却被弄了个狼狈不堪。张力只是一个劲地哭，哭着就往外走，米玉杰不知道该怎么给她解释，她根本就不听。米玉杰跟在她后面，不停地说：“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你听我说……”

桑在原拿着话筒冲着张力和米玉杰走过去，马龙紧跟在后面。别的记者也都围着张力和米玉杰追问。

“张力同学，你自己觉得有可能是谁给你撤销了奖学金？”

“米玉杰博士，你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为张力做律师的？你想到过今天的结果吗？”

“米玉杰博士，要是张力不是你的女朋友，你会为她做律师吗？”

“米玉杰博士，你对文珊珊的说法究竟持什么态度？”

米玉杰只顾追着张力走，很少回答问题，被记者们逼急了，说：“无中生有，一派胡言。”说完就尾随张力而去。

桑在原还没来得及刁难一下他，就没有人影了。

另一边，文珊珊却对记者们的提问不厌其烦地回答。

“……我和张力都是受害者，可是张力却被他完全迷惑住了。我与张力是同学，我怎么会干这种害人的事？再说，我还正申请着，说不定奖学金哪天就来了，我何必嫉妒她？米玉杰太无耻了，他以为他是个破博士就比香蕉还香？我算是看透了他了。”

“米玉杰当初是怎么追求你的？你们又是怎么分手的？”

“我完全是上了他的当，他是一个见异思迁的大骗子……”文珊珊像是说不下去了，她控制着自己，不让眼泪流下来，“他先是追我，后来又追张力，张力要出国了，他就逼着张力与他结婚……”

文珊珊滔滔不绝地说，对感情方面的隐私好像也不太在乎。这让桑在原感到意外。一个正在念硕士的女孩，这种事情竟然也能公之于众，要么是她被伤害得太深了，已经对这种事感到无所谓，要么她就是在撒谎，以此来欺骗众人，转移人们的视线。文珊珊是这样坏又这样有心计的女孩吗？

人们渐渐离去，记者们已问不出什么新的问题，文珊珊也提供不出像刚才在法庭上那样具有爆炸性的新闻。法庭的工作人员在催促人们离开。桑在原留给文珊珊一张名片，告诉她有事情可跟他联系。

采访不利。尤其是没有一个最后的结果，究竟谁是谁非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这样报道出去有些欠缺，只能做连续报道，可是下一次开庭还不知道要等到哪年哪月呢？

文珊珊又回头对桑在原打了个招呼，走远了。桑在原一直看着她迷人的背影在一个拐角处消失。这时有人在背后对他说话。

“怎么样，记者先生，我们北大的女孩漂亮吗？”

桑在原回头一看，是一个陌生的少妇，穿着一件红色的风衣，面带微笑直视着桑在原，那笑容里似乎有一些嘲弄和轻蔑。桑在原自知刚才有点失态，想掩饰一下，做出很自然的样子与红风衣少妇说话。

“你也是北大的？北大的学生？”

“对呀，难道有什么不可以吗？”

“没有。我只是说……”

“我看着不像个学生，是吗？……一个老学生了，北大中文系的硕士。想不想知道这个案子的内部消息？我是她们两人的舍友，她们俩的事我都清楚。不过有一点我先声明，我不上镜头。”

桑在原和马龙喜出望外。

“这里不是谈话的地方，我提议咱们到未名湖边去，那里是聊天的好地方。来过北大吗？未名湖是很值得一看的。”

桑在原似乎只有服从的份。桑在原不太敢正视少妇的脸，他感觉到了少妇的美艳，红色的风衣像一团火，在北京秋天的大街上，在桑在原的眼前，熊熊地燃烧。北大的女生都这么漂亮吗？

“看来你运气不错，艳福不浅。”马龙小声对桑在原说，诡谲地眨着眼睛。

在北京大学女生宿舍楼 3018 房间，正在酝酿一场渴望已久的暴风雨。

孔正华把鲁春芳紧紧搂在怀里，双唇堵住她的嘴，她几乎透不过气来。慢慢地她感受到异样的甜蜜和幸福，把她玲珑的舌头伸出来，塞进孔正华的嘴里。

孔正华抚摸着鲁春芳的肩膀和腰肢，又去摸她的乳房。鲁春芳想阻止他，他的手已经伸进乳罩里，熟悉的手指轻轻揉搓着。鲁春芳瘫软在孔正华的怀里。

乳罩是孔正华给鲁春芳买的，在一个特别豪华的商场。那是鲁春芳用过的最为昂贵的一个乳罩，软绵绵的，粉红色，散发着淡淡的清香，一戴上它就感到一股暖流从身体中流过，说不清的陶醉。第一次是孔正华给她戴上的，把本来已经很丰满的乳房衬托得更加惹人注目。孔正华的手有点笨，后面的钩扣弄了好半天才弄好，然后双手就停留在颤抖的乳房上，手指伸进乳罩里，鲁春芳顿时感到一阵电流击中了她，浑身的血液沸腾起来，她没有力量支撑自己，倒在孔正华的怀里。孔正华把她抱起来，放到床上。鲁春芳明白孔正华要干什么，她想拒绝，可是已经来不及了。孔正华把全身的重量压在了她的身上。她感到一阵疼痛，然后就听见孔正华气壮如牛的喘息声和窗外蟋蟀的鸣叫声。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孔正华找出一块白色的手帕，给她擦拭着下体，她看见了一小片红色的印记。然后她哭了，说不出是幸福还是痛苦。她爱孔正华，孔正华也爱她。可是爱情必须以贞操为代价吗？她想不明白。温情脉脉的孔正华让她感到心里踏实。她把头埋在孔正华的怀里，嘤嘤而泣。孔正华把那块染上红色的白手帕郑重地收起来，“这是永久的纪念，它将永远留在我们的生活中。”鲁春芳脸上露出茫然的微笑。

那是在他们大二的时候，在一间孔正华租的民房里。房间不大，可是很温馨。周围是玉米地，玉米已经收完了，玉米秆躺在地上，地里有许多蟋蟀，不停地叫，那叫声是秋天的音乐。那间小房子经常被蟋蟀的鸣叫声包围着，鲁春芳把那第一次的记忆与蟋蟀的叫声连在一起。从那以后每次鲁春

芳都能听到蟋蟀的叫声，就像感受到孔正华的力量与温情一样真实。他们来过小房子好多次，即使在雪天，鲁春芳也能听到蟋蟀的叫声。有时孔正华会笑话她神经质，鲁春芳则嘲弄他：“你不懂，那是爱情的音乐。”

其实孔正华是很懂音乐的，他弹得一手好吉他，最拿手的是弹前苏联的爱情歌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红莓花儿开》，吉他一响就好像把人带到了莫斯科郊外的白桦林里，抒情、浪漫、优雅。孔正华的吉他声把班里的许多女孩都给迷住了，可是最终孔正华选中了鲁春芳，不仅因为鲁春芳漂亮，重要的是鲁春芳有一种天然的忧郁和高贵的气质。她很少笑，可是一笑就会让人感到她的笑里有一种别样的魅力，让你无法忘怀。孔正华对鲁春芳说他对她最初动情就是因为他看见一次鲁春芳的笑容。他们一群少男少女们在未名湖畔的草地上聚会，一个酸涩的诗人朗诵了一首诗，其中有一句是“潮湿的鼹孔里跳出一只苗条的青蛙”，别人“噗哧”笑了出来，而鲁春芳则轻启朱唇，露出洁白的牙齿，微微而笑，一只手掩住了半边嘴，修长的头发挡住了半边脸，笑得含蓄、文静。那是一种典雅的笑。孔正华把鲁春芳整个笑的过程全都看在眼里，他迷醉了。他从未见过这样的笑，他甚至不敢相信一个少女会笑出这么古典的笑容来。他盯着鲁春芳的脸看了老半天，他发现鲁春芳不仅是笑得迷人，她的容貌也带有一种古典的魅力。

孔正华开始唱歌，先唱了那首《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又唱了一首《耶里雅女郎》。他的吉他弹得很好，歌也唱得很动情，别人都为他鼓掌，鲁春芳却一直静静地坐着，甚至看都没看孔正华一眼。孔正华心里发毛。

大家散去的时候，孔正华从后面追上鲁春芳，问她：“鲁